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九十八

桑秀雲 註

晉紀二十

孝宗穆皇帝上之下

永和四年西元三四年

(一) 夏，四月。林邑寇九真，殺士民什八九。

(二) 趙秦公韜，有讒於趙王虎，欲立之，以太子宣長，猶豫未決，宣嘗忤旨，虎怒曰：「悔不立韜也。」韜由是益驕，造堂於太尉府，號曰宣光殿，梁長九丈。宣見之（而）大怒，斬匠截梁而去。韜怒，增之至十丈，宣聞之，謂所幸楊杯，牟成，趙生，曰：「凶豎傲慢敢爾，汝能殺之，吾入西宮①，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。韜死，主上必臨喪，吾因行大事②，蔑不濟矣。杯等許諾。秋八月，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，因宿於佛精舍③。宣使楊杯等緣獮猴梯④而入，殺韜，置其刀箭而去。旦日，宣奏之，虎哀驚氣絕，久之方蘇。將出臨其喪，司空李農諫曰：「害秦公者未知何人，賊在京師，鑿輿不宜輕出。」虎乃止。嚴兵發哀於太武殿。宣往臨韜喪，不哭，直言呵呵，使舉衾觀尸

，大笑而去。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、尹武等，將委之以罪。虎疑宣殺韜，欲召之，恐其不入，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懼（四），宣不謂見疑，入朝中宮，因留之。建興（五）人史科知其謀，告之。虎使收楊杯，牢成，皆亡去，獲趙生，詰之具服。虎悲怒彌甚，囚宣於席庫（六），以鐵環穿其領而鍊之，取殺韜刀箭舐其血，哀號震動宮殿。佛圖澄曰：「宣，韜皆陛下之子，今爲韜殺宣，是重禍也。陛下若加慈恕，福祚猶長，若必誅之，宣當爲彗星下掃（埽）鄭宮。」虎不從，積柴於鄭北，樹標其上，標末置鹿盧（七），穿之以繩，倚梯柴積，送宣其下，使韜所幸宦者郝稚，劉霸，拔其髮，抽其舌，牽之登梯，郝稚以繩貫其頸，鹿盧絞上，劉霸斷其手足，斫眼潰腸如韜之傷。四面縱火，煙炎際天。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，登中臺（八）以觀之，火滅取灰，分置諸門交道（九）中。殺其妻子九人，宣少（小）子纔數歲，虎素愛之，抱之而泣，欲赦之，其大臣不聽，就抱中取而殺之。兒挽虎衣大叫，至於絕帶，虎因此發病。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，誅其四率（十）以下三百人，宦者五十人，皆車裂節解，棄之漳水，洿其東宮，以養豬牛，東宮衛士十餘萬人，皆謫戍涼州（十一）。先是散騎常侍趙瓊言於虎曰：「宮中將有變，宜備之。」及宣殺韜，虎疑其知而不告，亦誅之。

(三)朝廷論平蜀之功，欲以豫章郡封桓溫，尚書左丞荀蕤曰：「溫若復平河洛，將何以賞之。」乃加溫征西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封臨賀郡公，加譙王無忌前將軍，袁喬龍驤將軍，封湘西伯。蕤，崧之子也。

溫既滅蜀，威名大振，朝廷憚之，會稽王昱，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，朝野推服，乃引爲心膂，與參綜朝權，欲以抗溫，由是與溫寢（寢）相疑貳。浩以征北長史荀羨，前江州刺史王羲之，夙有令名，擢美爲吳國內史。羲之爲護軍將軍，以爲羽翼。羨，蕤之弟，羲之，導之從子也。羲之以爲內外協和，然後國家可安，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，浩不從。

(四)燕王號有疾，召世子雋屬之曰：「今中原未平，方資賢傑以經世務，恪智勇兼濟，才堪任重，汝其委之，以成吾志。」又曰：「陽士秋士行高潔，忠幹貞固，可託大事，汝善待之。九月丙申（十七日），薨。

(五)趙王虎議立太子，太尉張舉曰：「燕公斌有武略，彭城公遵有文德，惟陛下所擇。」虎曰：「卿言正起吾意。」戎昭將軍○張豺曰：「燕公母賤，又嘗有過○，彭城父母，前以太子事廢○，今立之，臣恐不能無微恨，陛下宜審思之。」初，虎之拔上邦也○，

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，有殊色，納於虎，虎嬖之，生齊公世，豺以虎老病，欲立世爲嗣，冀劉氏爲太后，已得輔政。乃說虎曰：「陛下再立太子，其母皆出於倡賤，故禍亂相尋，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。」虎曰：「卿勿言，吾知太子處矣。」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。虎曰：「吾欲以純灰三斛，自滌其腸，何爲專生惡子，年踰二十，輒欲殺父，今世方十歲，比其二十，吾已老矣。乃與張舉、李農定議，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。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，虎使張豺問其故？莫頓首曰：「天下重器，不宜立少。故不敢署。」虎曰：「莫，忠臣也。然未達朕意，張舉，李農知朕意矣。可令諭之。」遂立世爲太子，以劉昭儀爲后。

(六)冬，十一月甲辰（一日），葬燕文明王①，世子雋卽位。赦境內，遣使詣建康告喪。以弟交爲左賢王，左長史陽驚爲郎中令。

(七)十二月，以左光祿大夫，領司徒，錄尚書事蔡謨爲侍中，司徒。謨上疏固讓，謂所親曰：「我若爲司徒，將爲後代所哂，義不敢拜也。」

【註】

①宣見之大怒：因宣光殿犯其名也。

②西宮：胡三省：「虎居西宮。」入西宮猶言登大位。

③大事

：左傳潘崇謂楚商臣曰：「能行大事乎！」杜預注曰：「大事謂弑君。」

四佛精舍：佛舍也。

五獮

猴梯：胡三省：「梯小而長，人如獮猴攀登上，故曰獮猴梯。」

六懶：疲也。

七建興：胡三省：

魏土地記曰：建興郡治陽阿縣。陽阿縣、漢屬上黨郡。魏收志曰：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。則其地非石趙所置建

興郡也。水經注曰：田融言趙立建興郡於廣宗城內，斯其是矣。」廣宗，今河北威縣東二十里。

八府庫：

胡注：藏席之所。

九鹿盧：井上汲水之具。將汲具從井底吊上。亦作轆轤，榼榼。

十中臺：銅爵臺

○○交道：午道。鄭玄：「一縱一橫爲午，謂交道也。」

十一四率：東宮官名，有左右前後四率。

○○

涼州：趙未得涼州，置涼州於金城。金城，今甘肅。

十二戎昭將軍：晉書載記：虎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，位

在左右衛上。

十三燕公母踐又嘗有過：謂欲殺張賀度，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六年。

十四彭城公母前以

太子事廢：彭城公遵與遂同母鄭氏，廢見九十五卷咸康三年。

十五虎之拔上邦：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。

○○燕文明王：燕王號諡曰文明。

五年
西
元
三
四
九

(一) 春，正月辛未 (一日) 朔，大赦。

(二) 趙王虎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太寧，諸子皆進爵爲王。故東宮高力一等萬餘人，謫成涼州，行達雍城二，既不在赦例，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，茂皆奪其馬，使步推鹿車，致糧成所。高力督定陽三梁犢，因衆心之怨，謀作亂東歸，衆聞之，皆踊抃四大呼

。犢乃自稱督征東大將軍，帥衆攻拔下辨^㊂。安西將軍劉寧，自安定^㊃擊之，爲犢所敗。高力皆多力善射，一當十餘人，雖無兵甲，掠民斧施一丈柯^㊄，攻戰若神，所向崩潰，戍卒皆隨之，攻陷郡縣，殺長吏二千石，長驅而東，比至長安，衆已十萬，樂平^㊅王苞盡銳拒之，一戰而敗，犢遂東出潼關，進趣洛陽，趙主虎以李農爲大都督，行大將軍事，統^{（統）}衛軍將軍張賀度等，步騎十萬討之，戰于新安^㊆，農等大敗，戰于洛陽，又敗。退壁成臯^㊇，犢遂東掠滎陽^㊈、陳留諸郡。虎大懼，以燕王斌爲大都督，督中外諸軍事，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，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。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，求見虎，虎病未之見，引入領軍省，賜以已所御食，弋仲怒不食。曰：「主上召我來擊賊，當面見授方略，我豈爲食來邪？且主上不見我，我何以知其存亡邪。」虎力疾見之，弋仲讓虎曰：「兒死愁邪？何爲而病，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，使至於爲逆，旣爲逆而誅之，又何愁焉？且汝久病，所立兒幼，汝若不愈，天下必亂，當先憂此，勿憂賊也。」犢等窮困思歸，相聚爲盜，所過殘暴，何所能至，老羌^㊉爲汝一舉了之。」弋仲性猜直，人無貴賤，皆汝[㊊]之，虎亦不之責。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，賜以鎧馬。弋仲曰：「汝看老羌堪破賊否，乃被鎧跨馬於庭中，因策馬南馳，不辭而出，遂與斌等擊犢於榮。

陽，大破之，斬犧首而還，討其餘黨，盡滅之。虎命弋仲劖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進封西平郡公，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，都督雍秦州諸軍事，雍州刺史，進封洛陽郡公。

(三) 始平西人馬勣爲畧，聚兵自稱將軍，趙樂平王苞討滅之，誅三千餘家。

(四) 夏，四月，益州刺史周撫，龍驤將軍朱熹擊范賁西，斬之，益州平。

(五) 詔遣謁者陳沈如燕，拜慕容雋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，督河北諸軍事，幽平二州牧西，大將軍，大單于，燕王。

(六) 桓溫遣督護滕畯，帥交廣之兵，擊林邑王文於盧容西，爲文所敗，退屯九真。

(七) 乙卯（九日），趙王虎病甚重，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，鎮關右，燕王斌爲丞相，錄尚書事，張豺豺爲鎮衛大將軍，領軍將軍，吏部尚書，並受遺詔輔政。劉后惡斌輔政，恐不利於太子，與張豺豺謀去之。斌時在襄國，遣使詐謂斌曰：「主上疾已漸愈，王須獵者，可少（小）停也。」斌素好獵嗜酒，遂留獵且縱酒，劉氏與豺豺因矯詔，稱斌無忠孝之心，免官歸第，使豺豺弟雄，帥龍騰五百人守之。

乙丑（十九日），遼自幽州至鄴，敕朝堂受拜，配禁兵三萬遣之，遼涕泣而去。是日，

虎疾小瘳，問遼至未？左右對曰：「去已久矣。」虎曰：「恨不見之。」虎臨西閣，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。虎問何求，皆曰：「聖體不安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。」或言乞以爲皇太子，虎曰：「燕王不在內邪？」召以來，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，虎曰：「促持輦迎之，當付璽綬。」亦竟無行者，尋惛眩而入。張豺（豺）使張雄矯詔殺斌。戊辰（廿二日），劉氏復矯詔，以豺（豺）爲太保，都督中外諸軍，錄尚書事，如霍光故事。侍中徐統（統）嘆曰：「亂將作矣，吾無爲預之。」仰藥而死。己巳（廿三日），虎卒，太子世卽位，尊劉氏爲皇太后。劉氏臨朝稱制，以張豺（豺）爲丞相，豺（豺）辭不受，請以彭城王遼，義陽王鑾爲左右丞相，以慰其心，劉氏從之。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，舉素與農善，密告之，農奔廣宗（○），帥乞活（○）數萬家保上白。劉氏使張舉統宿衛諸軍圍之，豺（豺）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，監中外諸軍事，以爲己副。

彭城王遼至河內聞喪。姚弋仲、蒲洪、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，武衛將軍王鸞等討梁犢還，遇遼於李城（○），共說遼曰：「殿下長且賢，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，正以末年惛惑，爲張豺所誤，今女主臨朝，姦臣用事，上自相持未下，京師宿衛空虛，殿下若擊張豺之罪，鼓行而討之，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，遼從之。五月，遼自李城舉兵還趣鄴，

，洛州刺史劉國，帥洛陽之衆往會之，檄至鄴，張豺大懼，馳召上白之軍。丙戌（十一日），遼軍于蕩陰①，戎卒九萬，石閔爲前鋒，豺將出拒之，耆舊羯士皆曰：「彭城王來奔喪，吾當出迎之，不能爲張豺守城也。」踰城而出，豺斬之不能止，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遼。劉氏懼，召張豺入，對之悲哭曰：「先帝梓宮未殯，而禍難至此。今嗣子冲幼，託之將軍，將軍將若之何？欲加遼重位，能弭之乎？」豺惶怖不知所出，但云唯唯。乃下詔以遼爲丞相，領大司馬大都督，督中外諸軍，錄尙書事，加黃鉞②九錫③。己丑（十四日），遼至安陽亭④，張豺懼而出迎，遼命執之。庚寅（十五日），遼擐甲⑤曜兵入自鳳陽門，升太武前殿，擗踊⑥盡哀，退如東閣，斬張豺于平樂⑦市，夷其三族。假劉氏令曰，嗣子幼冲，先帝私恩所授，皇業至重，非所克堪，其以遼嗣位，於是遼卽位，大赦。罷上白之圍。辛卯（十六日），封世爲譙王，廢劉氏爲太妃⑧，尋皆殺之。李農來歸罪，使復其位。尊母鄭氏爲皇太后，立妃張氏爲皇后，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，以義陽王驥爲侍中太傅，沛王冲爲太保，樂平公苞爲大司馬，汝陰王琨爲大將軍，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，輔國大將軍。甲午（二十日），鄴中暴風拔樹，震電（雷）雨雹，大如盂升，太武暉華殿災，及諸門觀閣，蕩然無餘，乘輿服御，燒者太半。

，金石皆盡，火月餘乃滅。時，沛王冲鎮薊，聞遼殺世自立，謂其僚佐曰：「世受先帝之命，遼輒廢而殺之，罪莫大焉。其敕內外戒嚴，孤將親討之，於是留寧北將軍沐堅戍幽州，帥衆五萬，自薊南下，傳檄燕趙，所在雲集。比至常山，衆千（十）餘萬。軍于苑鄉○，遇遼赦書。冲曰：「皆吾弟也，死者不可復追，何爲復相殘乎？吾將歸矣。」

其將陳遲曰：「彭城篡弑自尊，爲罪大矣，王雖北旆，臣將南轍，俟平京師，擒彭城，然後迎大駕。」冲乃復進。遼馳遣王擢以書喻冲，冲弗聽。遼使武興公閔，及李農等帥精卒十萬討之，戰于平棘○，冲兵大敗，獲冲於元氏○，賜死，阬其士卒三萬餘人。

武興公閔言於遼曰：「蒲洪，人傑也；今以洪鎮關中，臣恐秦雍之地，非復國家之有。此雖先帝臨終之命，然陛下踐祚，自宜改圖。」遼從之，罷洪都督，餘如前制，洪怒歸枋頭○，遣使來降。

燕平狄將軍慕容霸，上書於燕王雋曰，石虎窮凶極暴，天之所棄，餘燼僅存，自相魚肉，今中國倒懸，企望仁恤，若大軍一振，勢必投戈。北平太守孫興，亦表言石氏大亂，宜以時進取中原。雋以新遭大喪弗許。霸馳詣龍城，言於雋曰：「難得而易失者，時也；萬一石氏衰而復興，或有英雄據其成資，豈惟失此大利，亦恐更爲後患。」雋曰：「

鄴中雖亂，鄧恒據安樂，兵彊糧足，今若伐趙，東道不可由也。當由盧龍，盧龍山徑險狹，虜乘高斷要，首尾爲患，將若之何？」霸曰：「恒雖欲爲石氏拒守，其將士顧家，人懷歸志，若大軍臨之，自然瓦解，臣請爲殿下前驅，東出徒河（何），潛趣令支，出其不意，彼聞之，勢必震駭，上不過閉門自守，下不免棄城逃潰，何暇禦我哉？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，無復留難矣。」雋猶豫未決，以問五材將軍封奕，對曰：「用兵之道，敵彊則用智，敵弱則用勢，是故以大吞小，猶狼之食豚也。以治易亂，猶日之消雪也。大王自上世以來，積德累仁，兵彊士練。石虎極其殘暴，死未瞑目，子孫爭國，上下乖亂，中國之民墜於塗炭，延頸企踵，以待振拔，大王若揚兵南邁，先取薊城，次指鄆都，宣耀威德，懷撫遺民，彼孰不扶老提幼，以迎大王，凶黨將望旗冰碎，安能爲害乎。」從事中郎黃泓曰：「今太白經天，歲集畢北，天下易主，陰國受命，此必然之驗也，宜速出師，以承天意。折衝將軍慕容根曰，中國之民，困於石氏之亂，咸思易主，以救湯火之急，此千載一時，不可失也。自武宣王以來，招賢養民，務農訓兵，正俟今日，今時至不取，更復顧慮，宣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，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。」雋笑而從之。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，慕容評爲輔弼將軍，左長史陽騫爲輔義將軍，謂之

三輔。慕容霸爲前鋒都督、建鋒將軍，選精兵二十餘萬，講武戒嚴，爲進取之計。^(三)

(八) 六月，葬趙王虎於顯原陵，謚曰武帝，廟號太祖。

(九) 桓溫聞趙亂，出屯安陸^(四)，遣諸將經營北方。趙揚州刺史王決，舉壽春^(五)降。西中郎將陳逵，進據壽春。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。卽日戒嚴，直指泗口。^(六)朝議以袁事任貴重，不宜深入，宜先遣偏師，袁奏言前已遣前鋒，督護王頤之等，徑造彭城，後遣督護糜嶷進據下邳，今宜速發以成聲勢。秋七月，加袁征討大都督，督徐、襄、青、揚、豫五州諸軍事。袁帥衆三萬徑赴彭城，北方士民降附者，日以千計，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。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：「胡滅誠爲大慶，然恐更貽朝廷之憂。」其人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謨曰：「夫能順天乘時，濟羣生於艱難者，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，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。觀今日之事，殆非時賢所及，必將經營分表，疲民以逞，既而才（材）略疏短，不能副心，財殫力竭，智勇俱困，安得不憂及朝廷乎？」

魯郡民五百餘家，相與起兵附晉，求援於褚裒，袁遣部將王寵，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。趙南討大都督李農，帥騎二萬，與寵等戰于伐陂，寵等大敗，皆沒於趙。八月，袁退屯廣陵，陳逵聞之，焚壽春積聚，毀城遁還，袁上疏乞自貶，詔不許，命袁還鎮京口。^(七)

解征討都督。時，河北大亂，遺民二十餘萬口，渡河欲來歸附，會袁已還，威勢不接，皆不能自拔，死亡略盡[◎]。

(十) 趙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衆攻鄴，左長史石光，司馬曹曜等固諫，苞怒殺光等百餘人。苞性貪而無謀，雍州豪傑知其無成，並遣使告晉，梁州刺史司馬勳帥衆赴之。

(十一) 楊初襲趙西城，破之。

(十二) 九月，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爲丞相，涼王，雍秦涼三州牧。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，又喜博奕，頗廢政事。徵事索振諫曰：「先王夙夜勤儉，以實府庫，正以讎恥未雪，志平海內故也，殿下嗣位之初，彊寇侵逼，賴重餌之，故得戰士死力，僅保社稷。今蓄積已虛，而寇讎尚在，豈可輕有耗散，以與無功之人乎。昔漢光武躬親萬機，章奏詣闕，報不終日，故能隆（隆）中興之業，今章奏停滯，動經時[◎]月，下情不得上通，沈寃困於囹圄，殆非明主之事也。」重華謝之。

(十三) 司馬勳出駱谷，破趙長城戍[◎]，壁于懸鉤，去長安二百里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，斬京兆太守劉秀離，又拔賀城，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勳，凡三十餘壓，衆五萬人，趙樂平王苞，乃輟攻鄴之謀，使其將麻秋，姚國等將兵拒勳，趙主遼遣車騎將軍王朗，

帥精騎二萬，以討勳爲名，因刦苞送鄴。勳兵少，畏朗不敢進。冬十月，釋縣鉤，拔宛城，殺趙南陽太守袁景，復還梁州。

(十四)初，趙主遼之發李城也，謂武興公閔曰：「努力，事成以爾爲太子。」既而立太子衍，閔恃功欲專朝政，遼不聽。閔素驍勇，屢立戰功，夷夏宿將皆憚之。既爲都督，總(摠)內外兵權，乃撫循殿中將士，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，爵關外侯^④，遼弗之疑，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，衆咸怨怒，中書令孟準，左衛將軍王鸞，勸遼稍奪閔兵權，閔益恨望。準等咸勸誅之。十一月，遼召義陽王鑒，樂平王苞，汝陰王琨，淮南王昭等，入議於鄭太后前，曰：「閔不臣之迹漸著，今欲誅之如何？」鑒等皆曰：「宜然」。

鄭氏曰：「李城還兵，無棘奴^⑤，豈有今日。小驕縱之，何可遽殺。」鑒出，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，閔遂刦李農，及右衛將軍王基，密謀廢遼。使將軍蘇彥，周成帥甲士三千人，執遼於南臺^⑥。遼方與婦入彈碁^⑦。問成曰：「反者誰也。」成曰：「義陽王鑒當立。」遼曰：「我尙如是，鑒能幾時？」遂殺之於琨華殿，並殺鄭太后、張后、太子衍、孟準、王鸞、及上光祿^⑧張斐。鑒卽位，大赦。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，封武德王。司空李農爲大司馬，並錄尚書事。郎闈爲司空。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。侍中盧諶爲

中書監。

秦雍流民相帥西歸，路由枋頭，共推蒲洪爲主，衆至十餘萬，洪子健在鄴，斬關出奔枋頭，驅懼洪之逼，欲以計遣之，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，征西大將軍，雍州牧，領秦州刺史。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，主簿程朴，請且與趙連和，如列國分境而治。洪怒曰：「吳不堪爲天子邪？而之列國乎。」引朴斬之。

(十五)都鄉元穆侯褚裒，還至京口，聞哭聲甚多，以問左右。對曰：「皆代陂死者之家也。」裒慙憤發疾。十二月己酉（七日）卒。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，監徐袞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，徐州刺史。時年二十八，中興方伯，未有如羨之少者。

(十六)趙主驅使樂平王苞，中書令李松，殿中將軍張才，夜攻石閔、李農於琨華殿，不克，禁中擾亂，驅懼，僞若不知者，夜斬松、才於西中華門，并殺苞。新興王祇，虎之子也，時鎮襄國，與姚弋仲、蒲洪等連兵，移檄中外，欲共誅閔、農。閔、農以汝陰王琨爲大都督，與張舉，及侍中呼延盛，帥步騎七萬，分討祇等。中領將軍石成，侍中石啓，前河東太守石暉誅閔、農，閔、農皆殺之。龍驤將軍孫伏都，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^⑤，亦欲誅閔、農。驅在中臺，伏都帥三十餘人，將升臺挾驅以攻之，驅見伏

都毀閔道，臨問其故。伏都曰：「李農等反，已在東掖門，臣欲帥衛士討之，謹先啓知。」鑒曰：「卿是功臣，好爲官陳力。朕從臺上觀卿，勿慮無報也。」於是伏都，銖帥衆攻閔，農不克，屯於鳳陽門。閔，農帥衆數千，毀金明門而入，鑒懼閔之殺己，馳召閔，農，開門內之，謂曰：「孫伏都反，卿宜速討之。」閔，農攻斬伏都等。自鳳陽至琨華，橫尸相枕，流血成渠。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，胡人或斬鬪或踰城而出者，不可勝數。閔使尚書王簡，少府王鬱帥衆數千，守鑒於御龍觀，懸食以給之。下令城中曰：「近日孫劉構逆，支黨伏誅，良善一無預也。今日已後，與官同心者留，不同者各任所之。」敕城門不復相禁。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，胡羯去者填門，閔知胡之不爲已用，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，文官進位三等，武官悉拜牙門○，一日之中，斬首數萬，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，無貴賤男女少長，皆斬之。死者二十餘萬，尸諸城外，悉爲野犬豺狼所食，其屯戍四方者，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，或高鼻多須，濫死者半。

(十七) 燕王雋遣使至涼州，約張重華共擊趙。

(十八) 高句麗王釗送前東夷護軍宋晃于燕○，燕王雋赦之，更名曰活，拜爲中尉。

【註】

○高力：胡三省：「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，號曰高力，置督將以領之。」

○雍城：扶風雍縣城，故城

在今陝西鳳翔縣南。○定陽：故城在今陝西宜川縣西北。

○踊抃：踊，跳也；抃，拊手也。

○下辨：故城甘肅成縣西。○安定：故城今甘肅涇川縣北五里。

○柯：斧柄。

○樂平：故城

在今山東堂邑縣東南四十里。

○新安：故城在今河南澠池縣東。

○成臯：今河南汜水縣西北有成臯

故城。

○滎陽：故城今河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。

○老羌：姚弋仲爲羌人，故自稱老羌。

○汝

爾，如此。○始平：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北十五里。

○擊范賁：范賁亂見九十七卷永和三年。

○幽平二州牧：

考異曰：「舊載記云：幽冀并平四州牧。今從帝紀。」

○盧容：在今越南境內。

○廣宗：故城今河北威縣東二十里。

○乞活：胡三省：「乞活，李惲、田徽之餘衆也。自永嘉以來，屯聚

於上白。」○李城：續漢志河內平臯縣有李城，故城在今河南溫縣東二十里。

○蕩陰：故城在今河

南湯陰縣西南。

○黃鉞：金斧。

○九錫：古天子賜有大功者衣物等凡九事。禮緯含文嘉文：「禮有

九錫：一曰車馬；二曰衣服；三曰樂則；四曰朱戶；五曰納陛；六曰虎賁；七曰弓矢；八曰鐵鉞；九曰秬鬯。皆

所以勸善扶不能。」

○安陽亭：胡三省：「此蓋安陽縣都亭也。」

○擐甲：左傳成公二年：「擐甲

執兵，固卽死也。」

○搘踵：謂椎胸頓足。

○平樂：故城今山東單縣東四十里。

○廢劉氏爲

太妃：考異曰：「晉春秋及十六國春秋鈔皆云廢太后爲昭儀，今從載記。」○苑鄉：故城在河北任縣東北十八里。○平棘：故城在今河北趙縣南。

○元氏：故城在今河北元氏縣西北。

○洪怒歸枋頭